



人生志趣

川大之大

香港的學生到內地的高校參觀，第一聲驚嘆，莫過於一個「大」字。我帶學生們在成都開展研學，專門用一天的時間訪問四川大學。同行的老師起初不解，認為半天足矣。我搖搖頭，笑着告訴他，四川大學一百多年的辦學歷史，望江、華西、江安3個校區之間，要搭乘地鐵通勤上課，半天時間，騎單車逛校園都看不完，更別說還要深度的參觀圖書館、博物館了。

我們一先去了四川大學的華西口腔醫學院。「華西」這個品牌在中國乃至世界的醫學界都是頗負盛名的。它始於1910年美國、英國、加拿大的5個基督教會組織在成都創辦的華西協合大學。府南河畔楊柳依依，華西壩上景色秀麗，中國最早的醫學綜合性大學，其口腔醫學專業排名一直位居世界前十。我們先是聽取了口腔醫學的趣味講座，又參觀了口腔醫學博物館，一個上午的時間倏然而過。英華書院的廖同學向醫學博士生請教：「AI會取代牙醫嗎？」大學生叔叔溫和地回答：「不會，即便AI的技術再完美，也取代不了人文的關懷。」

中午，我們來到望江校區，古香古色的校園，很多建築設計出自梁思成之手，大氣典雅。在川大文匯圖書館，同學們不但了解了借閱書籍的流程，更開展了活版印刷術的體驗。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不但教香港的孩子們如何動手製作活版，更帶領大家理解「大學」之大的內涵。

兩個校區的參觀，便用了一整天的時間。同學們都大呼不過癮，於是，大家一致決定捨棄第二天去熊貓基地看熊貓，也要把「大」體驗盡。第二天一早，我們又來到了相當於20個港大面積的江安校區，很多同學騎單車跑馬觀花地看了一圈，就用了3個多小時。



◆ 優才(楊殷有姊)書院黃正元同學體驗活版印刷術。作者供圖



心窩常開

水墨逍遙 禪意入畫

潘金英

我、潘明珠、畫家馬星原和他伴侶方舒眉，早在2019年起結緣合作策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及語文基金贊助的「趣味漫畫寫故事」及「創意圖文寫作坊」了，他擔任此推廣中文計劃的畫家導師，他所繪的趣味漫畫、創意插圖內容多元化，很受學生歡迎；他善用幽默筆觸繪畫生活周邊的人和事；又用水墨畫出人生的禪意境界，其創作精彩富哲意，讚！

馬星原已多次舉行水墨畫展，我記得2017年，他在佛光緣美術館舉辦禪意日常水墨展。2018年5月，於商務印書館舉行《攬古浮光》個展，同年9月應邀往佛光緣美術館澳洲悉尼南天寺舉辦畫展。2024年1月在九龍灣宏光道億京中心佛光緣美術館，與弘一法師嫡孫女李莉娟舉辦聯名畫展《筆墨禪心：紀念弘一法師出家105周年書畫聯展》，他所繪的弘一大師像端詳淺笑，神情莊重但不高高至上，別具親切感。

今年7月7日至10日，他又於香港大會堂高座7樓展覽館，舉行《水墨逍遙》畫展，展廳入口

以一幅大桃花源水墨畫迎賓，馬星原此畫有3艘小船，是以身處桃花源之漁夫向外望出，恍如自己已置身桃花源哩……會場同時添加有他公子袁佳俊的陶藝展，作品充滿純真稚樸，很有童趣和赤子情懷！

馬星原所繪水墨畫，題材橫跨天地萬物、佛門故事、詩詞典故，他在水墨畫中創作，落墨、用筆、線條、造型、構圖等，技巧超凡；凸顯意境兼別出新意；今次畫展以「逍遙」為主題，描繪出各種寫意的大自然山水、花、魚、人物，更見千奇百趣，例如有富性格特色的十八羅漢，又有禪師偈語，務求在這營營役役的石屎森林、喧囂鬧市中，向觀眾呈現出一種逍遙自在的「放下」心境哩。

在這師生聯展中，馬星原展示出他沉浸中國文化之才華，他筆下畫作常自然地擷取了古詩詞的幽遠意境，如「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具體把觀者帶入馬致遠詩詞瀟瑟的境界。

他的畫作也充滿生活的日常禪意，把觀者的日常帶入去禪意境界，淨化俗世的精神心靈；難怪馬星原如是說過：「畫禪畫，一點壓力也沒有，畫着畫就是歡喜。」棒呀！



◆ 馬星原及其畫作。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南洋回饋唐山

潘國森

上回說到某教授仍用「本土意識」的陳腔濫調，來形容粵語流行曲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再闖高峰一事。據筆者的記憶，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之前，所謂「本土意識」仍未構成。

本欄早在2010年發表了《主角詞家換唱家》一文，指出歌詠必須有音樂、唱詞和演唱三元素。古代無留聲機，除了作詞家能留名，作曲家和歌唱家較多默默無聞。如李白三首《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就是唐玄宗李白作詞，李龜年譜曲，再交唱家獻唱，那唱家卻沒有留名。今世流行曲的習慣卻是唱家排第一、作曲家次之，作詞家最不受重視。

仙杜拉主唱的電視劇《啼笑因緣》主題曲走紅之前，其實還有新加坡唱家麗莎(本名黃煥輝，1951年—)紅遍香江，她那具強勁穿透力的嗓音傳遍此間的大街小巷。粵語流行曲忽然興盛，其實還有科技背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要欣賞國語時代曲最先是進電影院，然後才是由唱盤播放黑膠唱片，再有由收音機收聽電台廣播。七十年代香港迎上了「卡式錄音帶」和便攜式「晶體管收音機」的普及大潮，年輕人

都能擁有小型錄音機和收音機，讓流行曲(不論國粵英語)都風行起來。麗莎旋風式紅透香港時，某教授看來還未上小學，該趕不及感受這份「集體回憶」。

麗莎的首本名曲甚多，最膾炙人口的有《百花亭之戀》(鳥聲歌唱百花亭，花間與妹誓盟訂……)和《相思淚》(情人別去後人消瘦，相思別離惹人愁……)，都是採用國語時代曲的音樂，由馬來西亞華僑作曲家郭炳堅(1933年-2015年)譜上粵詞。這當然與「香港本土意識」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實是「南洋回饋唐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因為抗美援朝一役，新中國被美國領導的西方列強封鎖和圍堵。加上解放前的娛樂事業業要轉型，上海許多行業精英都南下香港，一部分再轉到台灣。於是香港和台灣就成為國語時代曲的兩大新產地。

郭炳堅填的詞也是粵曲小調的風味，甚至「歌神」許冠傑的《雙星情歌》(曳搖共對輕舟飄，互傳誓約慶春曉……)亦然。據說黎彼得有參與許冠傑早期作品的填詞，他是粵劇名伶馮秋波(本名黎松柏，1904年-1992年)的親侄。所以說到最後，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粵語流行曲，主要就是粵曲小調的延續與發揚。

「淺談粵語流行曲」之二



百家廊

楊本明

謁杜甫草堂

那年草長鶯飛花紅柳綠時節，首遊四川，四川的美景太多，被安排得行程滿滿，沒有武侯祠，沒有杜甫草堂。

晚宿成都小酒店。飯後沿河漫步，眼前晃過紅男綠女、鶴髮童顏的成都人，或獨步，或三五成群，不疾不徐，寫滿悠閒；偶然瞥向街市招牌，千年蜀都，文化底蘊時時可見：送仙橋，臥雲軒，月滿西樓，詩緣招待所……翻踩着街市邊青石板，不經意間低頭，「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哦，這不是杜甫的絕句麼？於是細細留心。不遠處，發現一幅杜甫詩意畫。再往前，「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賦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又是詩聖杜甫《遊子》詩。電光火石間，心被猛地一撞：此處離杜甫草堂或許不遠。詢之路人，果然。那麼，任何景點可以不去，草堂是萬萬不能不去的。那是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千古名句、我無比仰慕的詩聖杜甫晚年結廬所在啊！

翌日6時打的，直奔杜甫草堂。草堂尚未開門，站在門口，未見古柏森森，只有兩株黃桷樹一左一右正吐着嫩黃嫩芽，樹旁，夾竹桃開得正艷。抬眼望去，草堂青磚灰瓦木

結構，黑漆大門，紅漆門楣詩聯，楹書「杜甫草堂」4個金字；聯曰：「遊宦上峨眉看浣花溪畔濯錦江頭合構草堂小住；置身參夔契億萬里依人百年傷亂只將詩卷長留。」清許光曙撰；挑樑屋簷一字排開掛着6個綵球，6盞詩燈。大門緊閉，唯有門邊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牌子和國家一級博物館，顯現着此處尊榮。台階無苔痕，旁開一側門，門內，一川女正在數株瘦竹下慢條斯理地揮着筍帚，閒掃落英繽紛。

正是暮春時節，已非秋高8月，依然狂風呼號，雨，說來就來。四圍高原崇山峻嶺中的盆地成都，蜀都王氣縈繞千年，莫非依然故我千年不變的氣候？茫茫雨霧中，思緒越千年。我眼前彷彿出現一團遮光者，拄着拐杖，清瘦的臉龐，深深的皺紋蓄滿憂國憂民的悲傷。耳中回響郭沫若的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

這就是你，詩聖杜甫。我心目中永遠的杜甫。與同時代的詩仙李白相比，你年齡要小，我卻固執地以為你比李白年長。儘管我後來讀到你的《夢李白》「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方知李白先生先逝。詩聖的你有如30歲的年齡、60歲的心臟，而詩仙卻有今年十八明年十七的浪漫。你永遠顯得比李白老。因為你的形象永遠是瘦

削清瘦的臉龐，骨瘦如柴的身板，肩着一支如椽大筆，牽着一隻蹩驢，載着詩囊，沒有酒，沒有阮籍那份死了埋我的灑脫，沒有李白那份「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散淡；沉鬱頓挫是你的詩風，關注草根是你的詩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你上下求索為之不懈奮鬥的理想，你渴望「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一展平生抱負胸襟。然而，「安史之亂」的「烽火連三月」，你只能忍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看「無邊落木蕭蕭下」，望「不盡長江滾滾來」，目睹「三吏」橫行，只能含淚「三別」；最終「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能不華髮早生？能不疲累憔悴？

風起了，茅飛了，「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雨來了，床濕了。「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不斷絕」。茅屋為秋風所破，換為別人，想到的是怎麼賺錢、撈錢，以詩為媒，為自己住高樓大廈，買獨棟別墅聚斂資財。而你想到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是怎樣的理想，這是何等的胸懷！一生為百姓黎庶奔走呼號，你太累了、太操勞了，我不敢驚動你、不忍驚動你。

我還是靜靜地離開吧，讓草堂永遠留在心靈深處最柔軟最聖潔的地方。

熟人

就放下來，這些人我不認識，就失去了對其鑒賞的可能。不過倘若放在他們學院，人手一冊，那又另當別論。因為你會從這些攝影作品當中評出攝影師是否有攝人心魄的能力，此一被攝對象是否符合你心目當中的那個人。所以，受公眾歡迎的人像攝影多是那些名人。我們雖則只是道聽途說了他們的很多故事，但這些畢竟可以作為品評一番的標準。

這麼說起來，我倒想起西方油畫有一段時期特別流行給貴族畫像。那時候，藝術家都被各大家族資助才能活着。他們的一項重大工作就是為這個家族的各色人等畫像。最著名，當屬魯本斯為美第奇王后所作之《瑪麗·德·美第奇生平》組畫。這些油畫被掛在那座華麗的羅浮宮，展示着這位王后傳奇的一生。類似的其他貴族畫像如今也有許多被放到博物館。不過除了技法、美感和歷史感，這些畫像畢竟少了一種只有知情者才會有的暗加品評的功能。在這品評當中，或許還有些惡趣味。某一日，一個酒會上，主人家看到一位家族密友手持酒杯站在那面滿是家人像的牆壁前，面帶微笑。但實際上，說不定此

人正在心裏暗罵畫中人，或者眼神流露着不易察覺的嘲諷。想起這種Drama的畫面，就有些暗戳戳的味道，可畢竟這嘲諷咒罵都有放，那必然也相當真實。

羅蘭巴特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後一個研討會也跟熟人話題相關。他把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當成對象，召來很多書迷，準備搞一個閉門研討會。法蘭西學院的課程向來是公開的。明星如福柯，每次開課，周圍走廊都站滿了人。羅蘭巴特卻為了保證私密性，特別設立了一個學期的閉門研討會。在這個課程設計當中，要討論的是攝影師Paul Nadar為書中原型拍攝的照片，討論的內容包括人物原型、小說角色、照片以及書迷心目之中的人像，每一個形象都獨一無二，又涉及不同時空，卻因為大家的喜愛和熟悉，就被大大地提升了討論的深度。於作品而言，這是最大的尊重了。我在想，最好這些人當中有幾位小說原型的後代，那就妙了。

想來最頂級的樂趣應當是熟悉帶來的樂趣，它會將我們帶向更多細節、共鳴與生動。



琴台客聚

奧運給香港的人生課

余似心

近日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今屆巴黎奧運項目上。感謝這多年來香港眾多出色的運動員，令大大的國際奧運賽事成為小小島的夢想實現場，為日後更多本地年輕人鋪路。

如果沒有李麗珊等成績優秀的前人，香港人又怎會想到我們都可以摘下奧運金牌？由個人的艱苦獨鬥，至政府和當局願投下資源，建設各項運動設施和培訓學校，造就新一代奮鬥的動力和今日的成果？

中國香港運動員的成績改觀了港人的傳統觀念。上一輩常以為終日在運動場「玩樂」的大都是懶懶一群。誰知新生代在運動場表現出色，在學業成績上可以同時稱霸，何詩蓓和江旻憓等就是學霸，博士學位與金牌同時擁有，天天接受培訓的同時學業一樣優秀，不禁問一句「如何能做到？」是超凡

的體能和智慧，他們實在不簡單，徹底讓大眾對運動員觀感。

十分佩服幾名運動員的心理質素和成熟的思維，這是香港人無論什麼年紀都要學習的，江旻憓和張家朗都是在分數落後下沉着應戰，扭轉困境，反敗為勝。張家朗更在「決三劍」時刻，觀眾看得都快要心臟病發時，他只緊記教練所說的，集中在下一劍的情商下打好每一劍，最終衛冕。

他們的說話都讓港人感動，江旻憓在賽後又哭又笑地回憶：「我不想自己沒打出香港精神。」張家朗說：「大家不要放棄，要堅持，就算遇到眾多挫折也得緊記自己為什麼開始，縱使不如意都要堅持到底。」

「要以正面心態面對每場比賽，亦證明香港雖是很小的地方，但只要相信自己，就能做到很多事！」這些金句都是港人的座右銘。

見到鏡頭下有運動員因賽事失手蹲下來哭，在我眼中能參加奧運的運動員全都是勝利者，他們憑毅力踏上頂尖的世界行列，不論賽果都應受讚賞，都應感到驕傲！



◆ 香港運動健兒給港人帶來自信。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巴黎奧運香港重劍首金江旻憓的賽後感言，讓不懂粵語的人也學會了一個詞：「肉酸」，意思是「難看」。憑着怕丟人，江旻憓最終沒在賽場上肉酸，但賽場之外，在另一個訓練場，奧運開幕禮的解說員們卻肉酸得很。

今屆開幕式，雖飽受爭議，卻也是公認的精彩豐富。個人認為4個多小時的大秀，輪番展示了法國的歷史、文化、藝術、思潮直至精神內核，典故、彩蛋、致敬源源不斷，要想解說好，確實不容易。但要解說成不少香港旁述員這般肉酸，也不容易。

開幕式上知識點多、深且廣，但也正因為這份寬闊和海量，所以多少總該有能知曉的部分。以蒙面火炬手為例，看不出鐵面人、亞森羅蘋或歌劇羅浮兩魅影，也至少應該看出刺客信條，歷史文化不擅長，電影不愛看，連遊戲也是弱項。即便真的什麼都看不出，蒙面客引出巴黎聖母院的腳手架時，總該能提下震驚全球的新聞吧，可惜還是沒有。順帶一提，歷經大火巴黎聖母院之所以能以遠超預期的神速修復，與育碧公司第一時間貢獻出當年製作《刺客信條：大革命》時掃描的聖母院全數據有巨大關係。巴黎奧運開幕禮的核心玩法是源源不斷的「會心一笑」，可惜在旁述員口裏，觀眾只能感受到永恒的「一臉懵」。

那退一步，不指望解讀出會心一笑，唸好官方Show Note上的基本款也行。但現實依舊慘不忍睹。以第三幕「自由」為例，某台看着《孤星淚》，言之鑿鑿說是《鐘樓駝俠》，且說了兩遍；而致敬加西莫多的鏡頭真正出現時，又完全認不出

閉嘴的素養

了。還有某台把《自由引導人民》深情唸成「人民引導自由」。更有個台的評述是面對巴士底獄、斷頭皇后、《卡門》詠嘆調與死亡搖滾鮮血四濺的奇妙融合時，憋了半天只說出「重金屬」3個字。

如果只是無知倒罷了，真正肉酸的在於有用的講不出，廢話卻不停嘴，且一定要在最不合時宜的時候說。比如觀眾正專心捕捉施丹短片彩蛋，旁述卻嘮嘮叨叨唸備好的火炬資料；美輪美奐的水上火鋼琴《Imagine》一開嗓，旁述得意炫耀「這首就是眾所周知的啦」，人家不開口他也不張嘴；最難譜的是Celine Dion的壓軸獻唱，有多少人通宵熬夜就是為了等這一劑，再加上4個小時的激情醞釀，聖火緩緩升起之時，大家都已感動不已。Celine的歌聲在此時響起，澎湃的情緒伴着她僵僵人症候群的背景，那是生命的頌歌，是真正的奧運精神。這一刻震撼了世人，足以寫進歷史。而就是這麼可遇不可求的關鍵時刻，某台女解說竟然開始唸起艾菲爾鐵塔的建設資料，Celine Dion的世紀歌聲變成了她的BGM。很多人本該擁有的巔峰體驗，就這樣被毀了。說到這，是不專業，更是一份傲慢，完全沒考慮過觀眾的感受。

小理在此實名表揚HOY的旁述，在最關鍵的時刻保持了安靜，連Celine的名字也沒有說，只是和觀眾一起好好聽歌，再開口時，是一句哽咽的「喔，相當精彩，好感動」，這也是那一刻觀眾想說的話。那一刻，解說和觀眾是連結在一起的，那是這整晚最好的一句旁述。

雖然是吃開口飯的，但知道什麼時候閉嘴，是一種素養。